

欽定前漢書

卷之十
六十四

前漢書卷六十四上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第三十四上

師古曰分嚴安以後爲下卷

嚴助會稽吳人嚴夫子子也

張晏曰夫子嚴忌也

或言族家子也

師古曰亦云夫子之族子也

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

是獨擢助爲中大夫後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

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臯膠倉終軍嚴葱奇等並

在左右是時征伐四夷開置邊郡軍旅數發內改制度

朝廷多事婁舉賢良文學之士

師古曰婁古屢字

公孫弘起徒

步數年至丞相開東閣延賢人與謀議朝覲奏事因言

國家便宜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以義理之

文

師古曰中謂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

大臣數詘

師古曰謂計議不如

助等每詘服也音丘勿反

其尤親幸者東方朔枚臯嚴助吾丘壽王

司馬相如相如常稱疾避事朔臯不根持論上頗俳優

畜之

師古曰論議委隨不能持正如樹木之無根柢也

唯助與壽王見任用而

助最先進建元三年閩越舉兵圍東甌東甌告急於漢

時武帝年未二十以問太尉田蚡蚡以爲越人相攻擊

其常事又數反覆不足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不屬

師古曰言不於是助詰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臣屬於中華

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但越也師古曰舉總也

言總天下乃至京師皆棄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不振尚安

所愬師古曰振舉也起也安焉也又何以子萬國乎師古曰子謂畜爲臣子也上

曰太尉不足與計吾新卽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廼

遣助以節發兵會稽會稽守欲距法不爲發師古曰以法距之爲

無符驗也助廼斬一司馬諭意指師古曰以天子意指曉告之遂發兵浮

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兵罷後三歲閩越復興兵擊南

越南越守天子約不敢擅發兵而上書以聞上多其義

師古曰多猶重也大爲發興遣兩將軍將兵誅閩越淮南王安

上書諫曰陛下臨天下布德施惠緩刑罰薄賦歛哀鰥

寡恤孤獨養耆老振匱乏盛德上隆和澤下洽近者親

附遠者懷德天下攝然

孟康曰攝安也音奴協反

人安其生自以沒

身不見兵革今聞有司舉兵將以誅越臣安竊爲陛下

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越方外之地勸髮文身之民也

晉灼曰淮南云越人

勸髮張揖以爲古翦字也師古曰勸與翦同張說是也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

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受正朔

師古曰與讀曰豫

非彊弗能

服威弗能制也以爲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煩中

國也

師古曰地不可居而民不可牧養也

故古者封內甸服

師古曰封內謂封圻千里

之內也甸服主治王田以供祭祀也

封外侯服

師古曰封外千里之外侯也侯侯也爲王者斥侯

衛賓服

服虔曰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賓見於王也侯衛二服同爲賓也

蠻夷要服

師古

曰又在侯衛之外而居九州之內也要言以文德要來之耳音一遙反

戎狄荒服

師古曰此在九

州之外者也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也

遠近執異也自漢初定已來七

十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也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

服虔曰竹叢也音皇師古曰竹田曰篁

習於水鬪便於用舟地深

昧而多水險

師古曰昧暗也言多草木

中國之人不知其執阻而入

其地雖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也攻之不可暴

取也以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寸數而間獨數

百千里

師古曰間中間也或八九百里或千里也

阻險林叢弗能盡著

師古曰不

可盡載於圖也
著音竹助反

視之若易行之甚難天下賴宗廟之靈

方內大寧戴白之老不見兵革

師古曰戴白言白髮在首

民得夫婦

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越人名爲藩臣貢酎之奉

不輸大內

應劭曰越國僻遠珍奇之貢宗廟之祭皆不與也大內都內也國家寶藏也師古曰百官

公卿表云治粟屬官有都內令丞也

一卒之用不給上事

師古曰給供也

自相攻

擊而陛下發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蠻夷也

師古曰疲勞中

國之人於蠻夷之地

且越人愚戇輕薄負約反覆其不用天子之

法度非一日之積也

師古曰積久也

壹不奉詔舉兵誅之臣恐

後兵革無時得息也間者數年歲比不登民待賣爵贅

子以接衣食

如淳曰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爲贅子三年不能贖遂爲奴婢師古曰贅質也

一說云贅子者謂令子出就婦家爲贅婿耳贅婿解在賈誼傳賴陛下德澤振救之得

毋轉死溝壑四年不登五年復蝗民生未復師古曰生謂生業復

音扶目反今發兵行數千里資衣糧入越地師古曰資猶齎輿轎而

隄服虔曰轎音橋謂隘道輿車也臣瓚曰今竹輿車也江表作竹輿以行是也項昭曰陵絕水曰轎音

旗廟反領山嶺也不通船車運轉皆擔輿也師古曰服音瓚說是也項氏謬矣此直言以轎過領耳何云陵絕

水乎又旗廟之音無所依據隄與踰同○劉攽按今南方竹輿正作旗廟音項亦未可全非柁舟而

入水師古曰柁也音它行數百千里夾以深林叢竹水道上下

擊石師古曰謂船觸石難以行也林中多蝮蛇猛獸師古曰蝮惡蛇也音敷福反解

在田儋傳夏月暑時歐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師古曰泄吐也音弋制反

屬音之欲反曾未施兵接刃死傷者必衆矣前時南海王反

陛下先臣使將軍間忌將兵擊之

文穎曰先臣淮南厲王長也間忌人姓名

師古曰淮南王傳作簡忌此本作間轉寫字誤省耳

以其軍降處之上淦

蘇林曰淦音耿

弇之弇師古

後復反會天暑多雨樓船卒水居擊櫂

師古

曰言常居舟中水上而又有擊櫂行舟之役故多死也

櫂音直孝反未戰而疾死者過半

親老涕泣孤子號號

師古曰號古啼字

破家散業迎尸千里之

外裹骸骨而歸悲哀之氣數年不息長老至今以爲記

曾未入其地而禍已至此矣臣聞軍旅之後必有凶年

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氣薄陰陽之和感天地之精

師古

日薄迫也

而災氣爲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

禽獸澤及草木一人有饑寒不終其天年而死者爲之

悽愴於心今方內無狗吠之警

師古曰方內中國四方之內也

而使陞

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霑漬山谷邊境之民爲之早閉

晏開

師古曰晏晚也言有兵難故邊城早閉而晚開也

鼃不及夕

師古曰鼃古朝字也言憂

危亡不自保也

臣安竊爲陛下重之

師古曰重難也

不習南方地形者

多以越爲人衆兵彊能難邊城

服虔曰爲邊城作難也

淮南全國

之時多爲邊吏

師古曰全國謂未分爲三之時也淮南人於邊爲吏與越接境故知其地形也

臣竊聞之與中國異

師古曰言其風土不同

限以高山人迹所絕

車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內也其入中國必下領水領

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

師古曰言水流湍急石爲之漂轉觸破舟船也漂音匹遙反

不可以大船載食糧下也越人欲爲變必先田餘干界

中韋昭曰越邑今鄱陽縣也積食糧廼入伐材治船邊城守候誠謹

越人有入伐材者輒收捕焚其積聚雖百越奈邊城何

○宋祁曰浙本奈字上有無字且越人緜力薄材孟康曰縣音減薄力也師古曰緜弱也言

其柔弱如縣讀如本字孟說非也不能陸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

不可入者以保地險而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師古曰能

堪臣聞越甲卒不下數十萬所以入之五倍廼足師古曰不

下言不滅也漢軍多之輓車奉饗者不在其中師古曰輓引也

亦餉音晚饒南方暑溼近夏癉熱師古曰癉黃暴露水居蝮

蛇蠱生師古曰蠱毒也音壑○疾病多作○宋祁曰景本癘作災

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

償所亡

師古曰舉謂總取也

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弑而殺之

師古曰甲者閩王弟之名

甲以誅死其民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內

處之中國使重臣臨存

師古曰存謂省問之

施德垂賞以招致之

此必攜幼扶老以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

世存其亡國建其王侯以爲畜越

李奇曰如人畜養六畜也師古曰直謂畜

養之耳非六畜也

此必委質爲藩臣世共貢職

師古曰共讀曰供

陛下

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組填撫方外

師古曰組者印之綬

不勞一卒

不頓一戟

師古曰頓壞也一日頓讀曰鈍

而威德並行今以兵入其地

此必震恐以有司爲欲屠滅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險

阻

師古曰如雉兔之逃竄而入山林險阻之中

背而去之則復相羣聚留而

守之歷歲經年則士卒罷勸食糧乏絕

師古曰罷讀曰疲勸亦倦字

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得紡績織紉

師古曰樹植也機縷曰紉

紉音人禁反

丁壯從軍老弱轉餉

師古曰餉亦饌字

居者無食行者

無糧民苦兵事亡逃者必衆隨而誅之不可勝盡盜賊

必起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

張晏曰郡都尉姓屠

名睢也

又使監祿鑿渠通道

張晏曰監郡御史也名祿

越人逃入深山

林叢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

○宋祁曰越本持作引

士卒勞倦越廼出擊之

○宋祁曰越本無廼字

秦兵大破廼發適

戍以備之

師古曰適讀曰謫

當此之時外內騷動百姓靡敝

師古

曰靡散也音縻

行者不還往者莫反皆不聊生亡逃相從羣爲

盜賊於是山東之難始興此老子所謂師之所處荆棘

生之者也

師古曰老子道經之言也師旅行必殺傷士衆侵暴田畝故荒殘而生荆棘也

兵者

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從臣恐變故之生姦邪之作由

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

師古曰既濟九三爻辭

鬼方小蠻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蠻夷

三年而後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臣聞天子之兵有

征而無戰言莫敢校也

師古曰校計也不敢與計強弱曲直

如使越人蒙

死徼幸以逆執事之顏行

文穎曰顏行猶鴈行在前行故曰顏也師古曰蒙犯也行

音胡郎反○宋祁曰越本無死字

廝興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

張晏曰廝微輿

衆也師古曰廝析薪者輿主駕車者此皆言賤役之人

雖得越王之首臣猶竊爲

大漢羞之陛下以四海爲境九州爲家八藪爲囿江漢

爲池

師古曰入藪謂魯有大野晉有大陸秦有楊汧宋有孟諸楚有雲夢吳越之間有具區齊有海隅鄭

有圃

生民之屬皆爲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共

師古曰千官猶百官也多言之耳共讀曰供

租稅之收足以給乘輿之御玩

心神明秉執聖道負黼依

師古曰負背也白與黑畫爲斧文謂之黼也依讀曰展展

形如屏風而曲之畫以黼文張於戶牖之間

馮玉几

師古曰馮讀曰凭

南面而聽斷

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師古曰嚮讀曰響

陛下垂德惠

以覆露之

師古曰露謂使之沾潤澤也或露或覆言養育也

使元元之民安生

樂業則澤被萬世傳之子孫施之無窮天下之安猶泰

山而四維之也

師古曰維謂聯繫之

夷狄之地何足以爲一日之

閒

如淳曰得其地物不足爲一日閒暇之虞也

而煩汗馬之勞乎詩云王猶

允塞徐方旣來

師古曰大雅常武之詩猶道也允信也塞滿也旣盡也言王道信充滿於天下

則徐方淮夷盡來服也

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也臣聞之農夫

勞而君子養焉

師古曰言農夫勤力於耕稼所得五穀以養君子也

愚者言而智

者擇焉臣安幸得爲陛下守藩以身爲鄣蔽人臣之任

也邊境有警愛身之死而不畢其愚非忠臣也

師古曰畢盡也

盡言其意也

臣安竊恐將吏之以十萬之師爲一使之任也

師古曰言漢發一使鎮撫之則越人賓服不煩兵往

是時漢兵遂出踰領

○宋祁曰一本

踰字上有未字

適會閩越王弟餘善殺王以降漢兵罷上嘉淮

南之意美將卒之功

○宋祁曰浙本卒作率

廼令嚴助諭意風指

於南越

師古曰風讀曰諷以天子之意指諷告也○宋祁曰一本南越下有王字

南越王頓

首曰天子廼幸興兵誅閩越死無以報卽遣太子隨助

入侍助還又諭淮南曰皇帝問淮南王使中大夫王上

書言事聞之朕奉先帝之休德夙興夜寐明不能燭

師古

曰燭照也

重以不德

師古曰重音直用反

是以比年凶菑害衆

師古曰菑音古災

字夫以眇眇之身託于王侯之上內有饑寒之民南夷

相攘

師古曰攘謂相侵奪也音人羊反

使邊騷然不安朕甚懼焉今王

深惟重慮

師古曰惟思也慮計也

明太平以弼朕失稱三代至盛

際天接地人迹所及咸盡賓服藐然甚慙

如淳曰王之所言藐然聞

之甚慙也師古曰藐謂遠也言不可及也藐音武卓反

嘉王之意靡有所終

師古曰靡